

本埠生活录

夜未央 ◆ 石磊

总是想得太多 普拉多看画记 ◆ 戴蓉

八月，夜未央，且听戏。

上海评弹团于天蟾舞台献演月下品泉，纪念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100周年诞辰，煌煌巨制，良宵难得，真真是江山人才，济济一堂，蒋先生天堂有知，想必是老怀无限安慰的。

一整夜，阔绰的舞台上，络绎流连着蒋门子弟，这些中国好男人，一袭长衫一把弦子，眉宇清雅，气质谦逊。俊逸，散淡，静默，悲悯，落落大方。我能想得起来的关于中国男人的好，仿佛统统集中于此了。蒋调的匪夷所思，亦是在这种地方。此调稳静悠长，听似波澜不兴，种种朴素的优点，貌似人人可得，而一旦真的唱做起来，却又百般不像了。易学难精，这种深邃，中国人的文化里，往往一不小心，就邂逅一局。水是深沉无底，戏，亦就百转千回无穷无尽。

好人好戏泛滥成灾的一夜，挂一漏万，略写几折。

吴伟东先生，我偶像秦建国先生的大弟子，当夜两度登台，先一

折《玉蜻蜓·拷文》，后一折《黛玉焚稿》，果然人才出众，极是难得。焚稿之时，吴先生一件明玉翠蓝的长衫，面若满月，气度静谧。说实话，这种颜色的长衫，于四十多岁的男人，应是相当不好驾驭的一种险，稍稍不稳，便有风流纨绔轻薄之嫌。吴先生稳静，澹泊，深得宗师精神，一字一句，将一折焚稿，唱得不枯不涩，收放自如。心切切，意悬悬，声寂寂，夜漫漫，层层叠叠，幽咽婉转，细美到骨子深处。事后，询问吴先生为何择了这折焚稿来唱，吴先生告诉说，是伊老师秦先生讲的，纪念太先生100岁，总要拣些难得听到的蒋调给听众听听。焚稿一折，蒋先生还没有声音资料留下来，只有一点蒋先生当年面授秦先生的资料，这次一点一点弄出来，听着，果然大好无限。

黄海华算得蒋门第四代佼佼者，一折《王贵与李香香》，亦真是难得听到。开口一句碧玉幽兰出蓬门，小家儿女性坚贞，听来真真爽朗。黄海华年轻，唱戏有一股儒雅

之中的虎猛，生气勃勃，绵绵不绝，于蒋门之中另见一功，深得老年听众青睐。我尚不算太老，黄海华一开口，我亦是小小振奋的。

章默然唱《清宴》，真真孔雀春风软玉屏，稳稳今宵好事成。年轻小子，唱西厢这种古雅老戏，有一股子恭敬与工整，千古绝唱，到此，只剩了好看以及好听。

最后压轴，自然是我偶像，蒋调当今掌门秦建国先生。偶像到底老戏骨，十分出奇制胜，择一出《农讲所里教海深》，毛主席含笑上讲台，苍茫大地响春雷，眼前又响进军鼓，强国富民志豪迈，不徐不疾的慢蒋调，听着仿佛大有深意可吟味，偶像亦极有巅峰之风致，不吃力，不炫技，游刃有余，纵横挥洒。最后来两句，老枝茁壮叶正繁，策马扬鞭不下鞍。偶像压轴有度，功德至此圆满，大欢喜。

钢笔画世界

华沙的皇宫广场 杨秉辉 画\文

波兰首都华沙建城于13世纪，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今日所见之华沙皆二战后重新建设之华沙。二战前夕华沙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率众学生将华沙主要古典建筑进行测绘，并将图纸藏之于山洞之中躲过战火。战后华沙据以重建，又恢复了原貌。皇宫广场，因广场的东南为复建的皇宫故名。复原的皇宫如今作为博物馆开放，国王基洛蒙特三世的青铜像耸立门前。广场中游客众多，有老式马车揽客。

让思想拐个弯

睁一眼闭一眼 ◆ 顾土

现在的公交车叫无人售票，多数人都刷卡，没卡的就投币，投币箱设在司机旁边，还没得找零。上下车也要分开，前门上后门下，或者中门上、前后门下。但在上下班高峰时，上的门实在挤不进去，有人就反其门而行之。在这样的拥挤时刻，至于刷不刷卡，或者是否一定要挤到司机旁边投币，我看司机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从不过问。这让我记起40年前，那时售票员是个人数很多的职业，而且一丝不苟，有人还炼出了火眼金睛，只要乘客从眼前一过，便可分辨谁是逃票的、谁还赖着没买票。为了五分钱的车票，我曾多次见过售票员加司机一起追出半里路，而一车的乘客就立在上面干等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睁一眼闭一眼，恐怕是一个社会比较宽裕后才可能出现，大家都紧巴巴的时代，瞪大眼睛才是常态。我如今住在乡村，四周种的都是玉米、红薯、小葱，邻居家有不少人常常早起骑个自行车，老太太就拽个小车，趁着赶集，顺便在附近拔几棵葱、掰几个嫩玉米、挖点红薯，农民看见了，睁一眼闭一眼，没当一回事。有的邻居讲礼貌，就会朝着农民喊：我拔你几棵葱啊！回答永远是：拔吧，没事儿，需要就过

来！听着怪亲切的。至于桃子、枣子、梨，好像更是想摘就摘，果园主人一向睁一眼闭一眼。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看青、看果园、看菜地，可是个力气活儿，要带着棍棒、要彻夜不眠，还有扛着鸟铳的。一有动静，呼啦啦，一起包围上去，绝不会睁一眼闭一眼。

睁一眼闭一眼的事情，我在国外也见过。有一年去比利时参加一个文化节，从头至尾有好几个酒会，都是站在那里攥着个酒杯，围着几盘冷拼，走来走去。去了几次，我发觉，有那么几位老人的身影，总是出现，衣着很旧，但是正装，朴素整洁。他们的酒量大、食量也不小，从头吃到尾、喝到底。与他们聊天，彬彬有礼，但似乎与我们的活动毫无关系，不过，每次都会捧着活动介绍阅读半天。我一打听，才明白，原来这些退休老人是当地各种酒会的常客。酒会虽说有请柬，但没人检查，服务员对他们更是睁一眼闭一眼，知道他们光临为了什么，只是从不道破。这些酒会不在乎多几个人、少几个人，可几位老人们在这里就很开心。

我们常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时候，睁一眼闭一眼，也是一种富有情人的不为，何乐而不为！

诗歌口香糖

无题(439) ◆ 严力

→ 在各种演唱大赛中
我发现某些歌手的穿透力
只用声音不用歌词

→ 对理想的最初拥抱
是把枕头抱出了
如何做人的形状

→ 很多诗歌所展示的空间
是要读者依据自己的阅读感
去搭配植物的

→ 每当提起泛滥的
观念艺术
我就联想到
五六十层的大楼
没有安装电梯

→ 老李说烦恼都可以下酒
而不能下酒的不叫烦恼
看来他为了下酒菜
不得不烦恼

都市专栏

周刊 第439期

风月总无边

因缘际会，我如今的职业与音乐有关。据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掌门人高华说，音乐与写作并不违和。他是荧屏视觉艺术大师，曾将舞美玩到极致，系上海世博会演出场馆舞美音频总指挥。同时他又是30多年的音乐发烧友，家藏颇丰，如今堪称业界权威。他的工作室隐匿于北外滩音乐谷，是热门时髦创意地，有各时代的CD音响、唱机和蓝光机。他运营的园子里有全亚洲最好的录音棚，能容纳整个交响乐团录音。在松江基地，还有着全中国唯一一条蓝光CD流水线。对于HiFi器材和唱片，高华在去粗取精后也有了更高层次的眼力和讲究，顺手一拈，尽得风流。

音乐不是草根能玩的。如今玩家又从数字玩到了模拟，黑胶唱片再度崛起。我的朋友圈不乏爱乐人：十几年前一位儒商好友，他的

也许因为是炎夏，一进普拉多博物馆，先被索罗亚的《沙滩上的孩子》吸引。三个赤条条戏水的男孩，大片的黄和粉紫让孩子身旁的潮水活了起来。油彩干了一百多年，但男孩们蜜糖色的身体上仍有一层温润的水光。出身瓦伦西亚的画家，对海水和阳光有着天生的敏锐。

委拉斯贵支的《宫娥》是世人熟知的作品，然而也必须在大尺寸的原作面前，才能看清小公主发际的金光和裙子上丝线的绣花。在毕加索后来的画作里，公主的面庞只余红绿轮廓线，而裙子变得像个小方桌。难怪同行的人在那幅画前说：“我想念委拉斯贵支了，他比较温暖。”委拉斯贵支的确画得真挚，画技精湛却不夸耀。他把自己也画进这幅画的角落里，好像这只是个生活中偶然驻笔凝视的瞬间，并没有想过创作这回事。

桑切斯·科坦的静物画里堆满金丝雀、金翅雀，麻雀、红鹁鸠、胡萝卜、白萝卜、苹果和柠檬，一大棵西芹仿佛随时会从画框中滚落下来。画家是位修士，一心归主的人却用细致的笔触来描绘俗世缤纷

美食需要说法

素式生菜包 ◆ 钟洁玲

生菜包，它是一道菜，以生菜叶当底托的一道炒碎粒菜肴。那生菜一定是包心生生菜，叶子有点弧形，往里弯着，撕一片下来，像一只周边翘起来的小船。

在一家名为我食我素的素菜馆，我吃过一道生菜包，精致得让我惊喜。生鲜的西生菜像一只只浅绿色的小巴掌，看得出是用刀修饰过的。这个菜的技术要求就是要有甘、有香、有软、有脆，形成一种既参差多态，又诸味和谐的口感。

此菜来源于“鸽松生菜包”。据光绪珍妃的侄孙、美食家唐鲁孙回忆：此菜由满族的菜包演变而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一次狩猎，获得满族猎手献上的十几只祝鸟（野鸽），当时他的兵马正集结山海关一带，与明军对峙。鉴于人多肉少，努尔哈赤命厨房把鸡肉剁成碎末，拌上油与饭一起炒香，再用大白菜叶包起来，一人一份，喻意有福同享。此生菜包后来成为清宫御膳菜式。因祝鸟稀缺，用肉鸽代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慈禧太后逃至西安，

饱满的食材。寂静的欢喜，让看倦了宏大叙事的宗教题材和王室肖像的我，在他的画前停驻良久。

《三女神》是鲁本斯晚年的作品，体态丰满的裸体女神，尺寸比真人大得多，其中两名模特是他前后两任妻子。西方人看待肉体那种落落大方的态度让我羡慕，健康优美的裸体本身就是天赐的艺术品。发育好、比例匀称，矫健或妩媚，这些都是美好人体的正统，普拉多博物馆里的神和人都是很好的例证。角落里一尊无名氏的雕像，一块无温度的冷硬石头，却能雕出虬结的长发、逼真的骨肉和如水的衣褶，让人生出伸手触摸的冲动。于是我也理解了街市上那些女子，挺拔苗条的自不必说，即便是胖得过了头，仍然自信地穿着鲜艳的的抹胸式连衣裙，露前露后，完全没打算让自己安全地隐没在人群里。

普拉多博物馆的门票是16欧，一盘西班牙海鲜饭的价钱。尽管我不学画不懂画，仍有如入宝山的亢奋与怅惘。那些把逛博物馆当寻常日子过的人，真是可敬又可恨。

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因护驾有功，获赏吃了一次“白菜鸽松”，铭心刻骨。其后岑春煊升任两广总督，让家厨仿制。无奈广东地暖不产大白菜，情急之下用西生菜代替。生菜叶小，馅料里减去了炒饭，只留肉碎末（广东人叫“鸽松”）来吃。后人经过改造，往馅料里加入多种辅料，包括马蹄、冬菇、鲜笋、香芹等，口感搭配。肉也变了，或用鹌鹑、鹌鹑替代鸽肉，爱水产品的人则用蚬肉或蚝豉替代鸽肉。

几年前，我曾责编过江献珠的回忆录《钟鸣鼎食之家》，讲述过当年她那个大家庭是怎么吃生菜包的，毕竟是羊城首席美食家江孔殷的家，一百年前就吃得相当讲究：元宵节那天，把腊肠、腊肉、咸酸菜、韭菜全部切成粒状，再加入从水上人家那里买来的新鲜蚬肉，全部爆香、炒好作为馅料。吃时把生菜叶铺在碟子上，先抹上一层海鲜酱，再加入热饭，饭上放炒香的馅料，还可加入萝卜丝煮鲮鱼松，然后裹起来咬下去——那滋味，好吃！

除却巫山不是云 ◆ 何菲

闷骚形式是收藏李丽华、周璇等老上海歌星的原版唱片和手摇留声机。他觉得现代音响太高端精密，没有胶木唱片在手摇留声上滑动时动人的沙沙声。他最大的私人乐趣就是在起风的夜晚带着留声机和唱片驶去杭州湾看海听歌。另一位乐迷好友，他家视听室里无懈可击的精确声场和超快瞬态反应，能模拟出似幻似真的空间，催生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喟叹。

过去曾有友人撺掇我去写歌词，我也曾浅尝辄止。的确音乐品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十分重要。我欣赏的茨威格是最伟大的德语作家，虽然他未在小说中显示他的乐品，但我从他瞬间入心的文字、气息和软硬轻重合宜的节奏感中断定他是个爱乐人。村上春树是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收藏有数千张黑胶唱片，作品中频频出现曲

名和音乐家名，其音乐鉴赏力连小泽征尔都深感震惊。而创作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非茨杰拉德，他的小说被誉为结构意义上的音乐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初，父母请电台调音师来家里调配出以先锋、马莱士、BOSE为组合的音响矩阵，十分经得起岁月，也是我爱乐之旅的启航。每位发烧友的鉴赏标准不同，窃以为与当下心境吻合，寥廓天地间，让寸心中终有安放和投递之处的音乐，那就是我心中的Hi-Fi。比如在极其寂寞时听杰奎琳·杜普蕾的大提琴，旋律虐在走心。当然这也有赖于器材和唱片品质。

一张影碟很少会看三遍，一张唱片却能百听不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此看来，音乐很可能是你唯一可靠的情人，难怪有首歌叫：《她来听我的演唱会》。